

初春，臺大杜鵑花盛開，有杜鵑花城美名。攝影／蔡淑婷



杜鵑花，歸去與杜鵑圓舞曲

文・圖／李弘祺

母校的椰林大道上面佈滿了一叢叢的杜鵑花，每年3月綻放，爭鮮競艷，美不勝收。在臺大讀書的人，如果那4年中沒有到杜鵑花叢下和他/她的情人約會過，那麼就是枉走了一趟「杜鵑花城」。

在中國，杜鵑花的名字和杜鵑鳥從很早就交纏在一起。許多悲傷的故事在詩詞、小說和文學裏，傳頌不已。那位勤政愛民的蜀帝杜宇，每年3月化作杜鵑鳥，來提醒他的百姓們要記得春耕（因此杜鵑鳥也叫布穀鳥），因為叫聲不停，竟而吐血，灑在漫山遍野的春花上面，化成杜鵑花。所以杜鵑鳥和杜鵑花就從此結了不了情。另一方面，杜鵑花又是中國人一向喜愛的花，因為她開花時，紅遍滿山滿野，所以近來在中國，它也普遍被稱為「映山紅」或「滿山紅」。從白居易到楊萬里，都有讚美杜鵑花的詩。或許可以把她當做是僅次於牡丹的名花。近代中國稱頌杜鵑花的著名民歌首推蕪軍作詞的《杜鵑花》，由黃友棣編曲，在臺灣（甚至香港）年紀大一點的人都一定會唱的名曲。在最近的中國，令人驚奇的是《撒落一路杜鵑花》這首臺灣民歌似乎在那裏也出了相當的名氣。我特別在這裡一提，乃是因為把這首邱晨寫詞的歌唱紅的包美聖是我歷史系的學妹。當然，宋祖英演唱出名的《映山紅》，紅到美國的紐約及加拿大的多倫多。但是《映山紅》比起《杜鵑花》顯然在格調上輸了一節，相信聽過的人都會同意。

傳說杜鵑的叫聲有點像「不如歸去」，跟期待情郎回來的感覺非常相近，好像情郎在回應少女想念的歌聲。然而，詩人的想象卻往往帶著哀戚。「杜宇冤亡積有時，

年年啼血動人悲。」「蜀魄千年尚怨誰，聲聲啼血向花枝。」等等的詩句，在在反映一種憂愁，並進而有時光飛逝的聯想：「又是一年春事了，杜鵑聲裏斜陽多。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這是杜鵑鳥與杜鵑花的想象有差距的地方。但是一般來說，雖然人們愛杜鵑花，杜鵑鳥則時刻在提醒人們思鄉：「不如歸去」。甚至於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上也說：杜鵑，其鳴若曰：「不如歸去」。

說起「不如歸去」，不禁使我想起一首我從中學起就愛唱的曲子，就叫《歸去》（有時也題為《杜宇》）：

歸去！歸去！夜深聞杜宇；
 歸去！歸去！遊子牽離緒；
 歸去！歸去！連宵雨泥塵；
 歸去！歸去！心事沾泥絮。
 聽！啼過小樓西，含淒苦，
 斷續聲聲，漫道不如歸去！
 算春心化作斷腸句；
 託芳魂唯有花解語；
 三徑途煙水半微茫；
 空曠一簾紅雨。
 歸去！歸去！歸去！

這首歌詞很美，令人輾轉難以忘懷，的確有思鄉的哀愁。可惜我問了很多人都沒有人能說出誰是作者。我很自然地以為它一定是唐宋詞人之作（我對詞牌並不熟悉）。這幾年來因此到處尋找它的出處，卻總是找不到。現在電子資料庫這麼多，竟然還是無從查起，令我感到非常納悶。有朋友跟我說從前的中學音樂課本就是寫：作詞者：佚名。

於是我就從音樂本身入手，想要訪查究竟是哪一位先生寫出這麼一首令我神往，又能表現出杜鵑思鄉心情的樂章。有趣的是很多跳土風舞的朋友都



在杜鵑花叢中談情說愛。攝影／蔡淑婷

杜 宇

（瑞典）姚 納 遜曲
沈心工填詞

1 = F $\frac{3}{4}$

3 | 1 0 3 | 1 0 3 | 5 5 3 1 3 | 2 0 4 | 7 0 2 |
 歸 去， 歸 去， 夜 深 聞 杜 宇， 歸 去， 歸

5 0 2 | 4 4 2 7 2 | 1 0 3 | 1 0 3 | 1 0 3 |
 去， 游 子 牽 離 緒。 歸 去， 歸 去， 迷

5 5 3 1 3 | 2 0 4 | 7 0 2 | 5 0 2 | 4 4 2 7 2 |
 宵 雨 泥 塵， 歸 去， 歸 去， 心 事 沾 泥

1 - 0 | 4 - - | 1 4 6 | 1 - 6 | 4 - 6 |
 絮。 听， 啼 過 小 樓 西， 含 淒

5 - - | 5 0 3 | 1 0 3 | 1 0 3 | 5 5 3 1 3 |
 苦， 歸 去， 歸 去， 夜 深 聞 杜

2 0 4 | 7 0 2 | 5 0 2 | 4 4 2 7 2 | 1 - - | 1 0 |
 宇， 歸 去， 歸 去， 游 子 牽 離 緒。

注 此曲原为《杜鵑圖舞曲》

• 143 •

《杜宇》簡譜。

(<http://www.jianpuw.com/htm/uv/197345.htm>)

告訴我說，這首曲子是《杜鵑圓舞曲》。於是我開始搜尋《杜鵑圓舞曲》的資料，結果發現這首舞曲其實是一個瑞典人叫做約納孫（Johan Emanuel Jonasson, 1886-1956）寫的。約納孫並不是很有名的音樂家，為什麼他寫的這首舞曲會傳來中國及臺灣，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。

有趣的是有一位美國人（Scott Gamble）在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也曾前後花了8年的時間想要找到這首曲的源頭，以明白她在美國流行（或不流行）的情形。簡單地說，他有一次打電話給朋友，在等的時候，電話播出了一首他似曾聽過的曲子。就此，他像着了謎般地要追縱她。8年以後，歷經國會圖書館，已經賣掉了的唱片公司，紐約的酒吧，迪斯耐公司的音樂部，日本的TIE Communications（現屬日通電子公司），瑞典的文化部，和不知多少次的電話之後，終於訪查到她就是約納孫的《杜鵑圓舞曲》。而他所能找到的最早的錄音是二戰期間

的一張唱片。約納孫編作《杜鵑圓舞曲》的時候是第一次大戰的前一年，是為了一家默片電影院編寫的，用來作為無聲電影的伴奏。

由此看來，《杜鵑圓舞曲》在美國並不流行，雖然在歐洲或其他地方，至少在1920年代她就已經印成歌譜販賣。在美國不流行，或許是因為早在1879年，美國就已經有一首由C. Kinckel所的同名曲子吧。

既然這個曲子被引進中國，那麼她被填進歌詞，成了《歸去》，這就合理了。我查了不少有關中國20世紀音樂家的資料之後，終於讓我查到填詞的人是沈心工（1870-1947）。沈氏被稱譽為介紹近代（西方）音樂到中國的第一人。因為他受過舊式的教育，所以頗能用豐富典雅的詞彙來填許多西洋歌曲的中文歌詞。《歸去》與杜鵑鳥是相連的，把「不如歸去」的意境寫進《杜鵑圓舞曲》，那就更合理了。同時，沈心工的名字不能在臺灣的音樂課本上面出現，也就不足為奇。今天，就是在中國，《歸去》也已經幾乎完全被人忘記。我有幾次翻查谷歌，完全無法找到把詞和曲同時印在一起的《歸去》的樂譜。頂多只找到一張不完全的簡譜。另外，我所能找到演唱這首曲子的唱片，竟然是一張四十或五十年代在新加坡出版的唱片，由一位當年



沈心工。（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File:Shen_Xingong.jpg）



約納孫。（http://www.kuwo.cn/geci/a_66242/）

聞名南洋的華僑歌手林麗演唱。在谷歌的穹蒼裏，這是唯一能找到的《歸去》唱片，真是令人悵惘。在臺灣的卡拉OK那麼多的歌曲目錄中，我也一樣找不到她。

我找尋這首歌的歷程，跟上面所提到的美國人Scott Gamble也幾可相比了。

事實上，《杜鵑圓舞曲》在臺灣是很流行的，因為它編成為鋼琴曲之後，常被學鋼琴的人拿來作為中級的練習曲。在社交舞、土風舞的場合裏，也常常被演奏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臺灣受到「大正文化」的影響，所以很嚮往西方的社交生活和他們的華爾茲，而這首名為《杜鵑圓舞曲》的華爾茲正是大正時代在日本非常流行的鋼琴曲，所以連帶影響了很多臺灣人。就是今天，還是有很多人學跳這個舞。

顯然，這幾十年來，約納孫的《杜鵑圓舞曲》和由沈心工填詞的《歸去》好像是各自在一個不同的世界生活著，沒有交集，這也難怪我必須花這麼多的時間來尋覓她們的源流。但願我的努力，可以把她們重新「合體」，帶給我們更多的歡喜。（謝謝許多朋友的貢獻，特別是提供很多資料的陳雅瀟教授。）（2013年2月7日於美東佳柏谷）。📷



張慶三、林秋月跳杜鵑圓舞曲（1965）。有說他們是最早在臺灣介紹杜鵑舞的人；張先生已經於1985年去世。（<http://www.okc.com.tw/talk/viewthread.php?action=printable&tid=7378>）

附記：上期的「罪、羞慚、與思想史」，第27頁的愛德華茲相片應該與第28頁的韋伯相片對調；第30頁「萬聖節前夕（取自Anthony22 at en.wikipedia）」應該與第31頁「里約熱內盧的森巴嘉年華會」對調。謹向讀者致歉。



李弘祺小檔案

歷史系畢業（1968），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，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。1991年，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。2007年回到臺灣，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，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，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。2011年退休後，應聘到清華大學繼續任教。

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，著有《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》及《學以為己：傳統中國的教育》（兩書都同時有中、英文版），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，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，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。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，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。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，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。